

第二十三章 退潮涨潮

1775年成立的沃伦格尼银行，规模比三家次大的竞争银行加在一起还要庞大。它于1866年5月10日宣布的破产，就像一匹揹负重担的巨马，轰然倒地，把骑在马背上依靠它载着前进的其他银行商家们掀翻下来，激起如同火山爆发般的尘埃，从伦敦漂到海外属地，漂到公共租界由钐道路改名而来的九江路上，淹没了群集在那条街上的租界里主要的银行。

5月23日，汇隆银行倒闭！5月30日，利昇银行倒闭！7月7日，珂加刺银行倒闭！11月30日，利华银行倒闭！12月29日，汇川银行倒闭！次年，1867年1月25日，利生银行倒闭！1867年6月29日，宝顺洋行申请破产！

如同大潮退去，露出水底下的珍宝，被识货的行家淘去。宝顺的优质资产很快有了新的主人：宝顺原总买办徐润买下了所有茶叶，外滩14号总部归了正在筹建中的德华银行，地产则大都卖给沙逊洋行和仪和洋行。

今天，仪和洋行买办林泰勒陪大班威廉凯塞克来巡视一片刚从宝顺买来的地皮。这片地皮座落在麦根路（康定西路），因为它紧靠仪和洋行两年前通过兑现战争公债，以优惠条件从工部局取得的极司菲尔路（万航渡路）中段，所以在林泰勒的发展宏图中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要将麦根路向西延长200米，就能联接上南北走向的极司菲尔路，从而使麦根路通过极司菲尔路，直达位于后者北端的苏州河码头。一条和苏州河码头相通的地皮，是兴建工厂的理想地点。是具备地皮升值的保证！

在麦根路和极司菲尔路之间的200米，有一片开阔的农田。深褐色的土地镶着庄稼金黄色的粗线条，像毛毯上的金线，在这秋天临近的季节，躺在和熙的太阳下闪闪发光。昨

晚下过一场小雨，在犁沟留下零星积水。土地被新锄过的地方，散发出清新水气。在这片土地的右边，有十几间土砖墙青瓦房，和几间用木栏杆和草席围成的牛棚猪圈。

一位脸色严肃的老农，蹲在这片土地的最高处。老农光着脚，浑身土布衣衫，却没有打上象征贫穷的过度补丁。他脸上的皱纹，就像面前的田野一样，充满沟渠，纵横交叉地围绕他的五官。一头耕牛沉静地卧在老农身旁，它的牛角很弯很长，体型壮实，毛色干净，显出主人的贴心照料。老农和牛，在长年累月的种地组合里，与其说是人和畜，不如说是一对高度默契的”兄弟“，或”父子“。

“老先生，您好，”林泰勒为了避免踩坏庄稼，他把凯塞克大班留在田埂边上的四驾马车里，自己一人走来，颇有礼貌地和老农打招呼。

“我认识你吗？”老农生硬地问。

“对不起，我的上海话说得不好。老先生，这是一点小礼物，”林泰勒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洁白的洋纱毛巾，弯下身，递给仍旧蹲着的老农。

“你是谁，为什么要送东西给我？”

“鄙姓林，仪和洋行买办。”

“你是来租地的？”

“老先生，您是仙人。鄙洋行愿出高价求租，外加青苗赔偿。”

“一个姓沙的洋行已经来过了。这里没人要出租土地。你走。”

“请问，老先生，您是这儿土地的主人吗？”

“问地保官去。”

“为什么要问地保官？”

“你这个人真啰嗦。告诉你，地保官关照我们，道台大人下令，不准出租土地给洋人。谁敢就抓谁去道台衙门。你再不走，我叫长工出来泼你牛粪！”

老农像赶苍蝇一样，来回挥动手里刚得到的洋纱毛巾。刚好这时，躺着的耕牛富有默

契地哞了一声，使林泰勒领悟到老农的威胁不是空谷来风。

"中国人不肯出租土地，"林泰勒回到大班的马车前，一边用力蹬下皮鞋上沾着的田埂泥土，一边告诉大班。

"是嫌价钱不好？"

"道台衙门禁止他们出租土地给我们。"林泰勒攀入马车，坐在大班对面。

"为什么单挑我们？"大班以为道台衙门专门禁止出租土地给仪和洋行。

"不是单挑仪和洋行，是禁止出租土地给所有的洋人。"

"官府禁止华人出租土地给洋人是违反条约的，我要找领事交涉。"凯塞克大班气吼吼地吩咐马车夫，"去领事馆！"

"大班，中国官府禁止华人出租土地给洋人，在租界是违反条约的。这儿不是租界，起码目前还不是，对吗？"

"提醒得好，泰勒，"大班竖起食指，敲敲太阳穴，"差一点到了领事馆，被温思达领事笑话草包。"

"这件事，我建议找高易。"

"我跟你想的一样。不过高易最近非常忙。据艾玛说，今天他要去巡捕房提问要犯。"

"最早什么时候能找到他呢？"

"今天晚餐，艾玛要宣布重要消息，高易必须回家出席，我邀请你和太太一齐来。晚餐8时开始。"

"我们一定准时到。"

就在凯塞克和林泰勒谈论高易的时候，高易要去的工部局巡捕房总部门前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

巡捕房总部与高易的事务所位于同一条街上，都在江西路。总部厚重的大铁门两边，是顶端装置锋利铁刺的围墙。墙上贴着一系列工部局或代表洋泾浜北首事务衙门颁布的市

政公告，诸如“在道路上行驶的马车，相对行驶时，靠左行驶，同向行驶超车时，从右边超车。。。 ”；“下午四点后，不允许在道路上狂奔。。。 ”；“手推车所载货物在任何情况下，其重量不得超过600磅。手推车如不装置橡胶轮盘，发出吱嘎嘈声，下午四时后，不得经过河南路以东市区，违反者没收手推车或罚款5银元。。。 ”；“租界内不允搭盖易燃房屋，收藏危险物品，及随意开枪放炮等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喻鸡鸭铺户贩卖鸡鸭，均须安置栏内，切勿倒挂街市”；“不得随地便溺，违者罚款一银毫”。

一个裹红头巾的锡克族印度巡捕，身着卡其布警服，仔细地盘查任何要进入巡捕房的平民百姓。这时，从街的西面传来了一阵木头车轴与车框磨擦发出的吱嘎声。印度巡捕循声望去：这些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工部局早已公布，发出吱嘎声的手推车，四点以后不得经过河南路以东市区。现在，手推车居然堂而皇之推到巡捕房门口来了！

发出吱嘎声的是一辆平板独轮车，推车的是一个上身只穿着一件无袖单褂的苦力，车上叠着几口四角包铜皮的乌木箱，箱前的板车边缘上坐着一个白净高大的年轻人，他身穿宝蓝色绸袍，袖口领口露出里面洁白纺绸衬衫，脚蹬黑缎鞋，鼻梁上夹着一付西式水晶眼镜。

"下来！“印度巡捕挡住独轮车，用警棍顶住车上年轻人的下巴。

"怎么啦？！”年轻人毫无惧色，说着英文，双脚踮地，敏捷地下车。

"佈告上写着，这种车下午四点后不得经过市区！”印度巡捕的警棍又一次顶住年轻人，"走，跟我到里面去缴罚款。 “

"阿三，滚开！”年轻人一手夺下警棍，一手推开印度巡捕。不晓得是年轻人力大无比，还是印度巡捕毫无提防，印度巡捕被推倒在地，他掏出警哨，猛吹起来。推车的苦力转身逃闪，年轻人却毫无退缩，眼看巡捕房大铁门里涌出10几个印度巡捕。

年轻人，和满载箱子的独轮车，在许多看热闹的过客睽睽众目之下，被押入巡捕房总部。

"跟我来，"一个戴巡官领章的英国警官在年轻人办理完常规的姓名职业记录后，从一群印度巡警手里，带走了这个刚才在巡捕房门口推毆印度巡捕的年轻华人。

"请，"英国巡官把他带到巡捕房总督察的办公室前，让他单独进去。

"高大人！"年轻人一眼认出坐在办公室里的两位洋人之一的前上司高易。

"这位是总督察查理斯潘复先生，这位是江海关通事唐果华先生。"高易站起来介绍。

"唐先生，见到你，我很高兴。"总督察潘复轻快地对年轻华人说。他和前任拉姆斯博顿绝然相反，博顿是个异常严峻的人，而潘复却笑颜常开，他和博顿相同的地方，是内心的认真。"今天，没有高易先生的安排，唐先生恐怕要去道台衙门戴脚镣了，哈哈。。。"

潘复所说"高易先生的安排"是指高易在两天前，根据托玛斯牧师要求帮助一个名叫唐果华的华人后，想出的一个应急方法。两天前，托玛斯牧师突然出现在律师事务所。他告诉高易，当年长毛兵临上海时，曾经委托教会学者王韬写信给驻在苏州的干王洪仁玕，建议长毛和西方列强讲和，从上海撤军。这封信后来落入大清政府手里，引起清廷大怒。为了躲避清廷通缉，王韬在教会的帮助下，搭乘仪和洋行"非凡号"，成功偷渡香港。偷渡的过程里，身为江海关通事的教友唐果华改动出境人名登记，使清廷短期内无法追踪王韬，这件改动登记的事情，最近被清廷发现。

"大清通缉唐果华的命令已从江苏巡抚衙门发出，估计三两天里就要抵达上海道台衙门，"一贯沉稳的牧师，口气里透出难得的焦急。

"赫德先生知道吗？"高易问。

"消息就是从他那里透给我的。赫德先生现在是一品大员，能看到官府内部的抵报。这件事情，我不想让他进一步卷入，以免影响他和大清的关系。乔治，您有办法替唐果华找一处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吗？"

"最安全的地方是香港。"

"来不及了。我已经查过，今后三天，没有船去香港。请您想想，不离开大清国土的

话，什么地方最安全？“

“监狱。”

“乔治，不要开玩笑，”牧师告诫地摇摇手。

“我指的是租界巡捕房的监狱。在那个地方，大清的法令管不到。”

“他在那里能呆多久？”

“那要看，以什么理由，安排这个中国人进巡捕房监狱。”

“乔治，拜托您快去安排。”牧师脱下三角帽向律师致谢。“愿仁爱与平安的基督和你同在。”

于是，两天后，便出现了唐果华坐着发出嘈音的独轮车来到巡捕房前，和印度巡捕打毆，连人带车被抓入巡捕房的一幕。顺便说一下，独轮车上载着的箱子里装着唐果华的全部家当。

“按照巡捕房的法令，毆打巡捕，你必须在巡捕房蹲3天监狱，也就是休息3天，然后送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审判，程序就是这样。”潘复向年轻华人解释。

“总督察，您能不能让书记员把他的开审日期往后挪一下，理由么。。。就说是病了，无法出庭。”高易询问。

“除非是重病，不然的话，因轻病无法出庭，最多往后挪10天。重病需要狱医检查，然后向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出具书面证明。”

“唐先生，您可以不受打扰，先在这里休息13天。”高易安抚年轻华人。

“13天后呢？”

“我再替你想办法。”

高易将唐果华安置在巡捕房后，匆匆回到自己在同一条街上的律师事务所。他对如何进一步帮助唐果华，心里还没有明确的计划。根据总督察潘复的程序解释，如果打算用重病作为理由，延长唐果华在巡捕房的拘留，必须得到狱医的合作，也就是要狱医作伪证，

这是和律师的职业道德背道而驰的。事事这样办的话，公共租界里的治外法权，和舞弊泛滥的中国衙门还有什么区别呢？

高易匆匆回到事务所的原因是他要处理一件仪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私人委托的案子。这件案子，因高易这几天忙于策划安置唐果华，被担搁了。高易打算在回家出席8点的家宴前，把在香港的唐总买办称为“务请火速弄清”的这件事情整理出一个头绪。

高易一边咀嚼男跟班太太准备的三明治，一边将唐廷枢的来信又看了一遍。信里说，唐廷枢的朋友，美商亨特洋行大班威廉亨特要出售在虹口的旗记铁厂，却遇到意外的障碍，威廉亨特本人在广州，所以该厂在上海的厂长科尔将和高易接洽，务请高易火速消除阻碍出售该厂的障碍，完成出售交易。高易纳闷，会是什么样的“意外障碍”呢？自从长毛同辫子军的内战结束后，与难民返乡离开租界的人口退潮相反的是，华洋商人来公共租界开厂的涨潮。这里面有目标瞄准长江中游新市场的各国商人，有仰慕西人科技决意弃农就商的新派华人士绅，有响应李鸿章提倡的洋务运动的官商。这些怀着不同动机，揣着不等本钱的未来工厂主们，和已经在地上的工厂主们，形成要么是合作伙伴，要么是竞争对手的关系。这家旗记铁厂遇到的“意外障碍”，是为了合作？还是为了竞争？

下午5点，旗记铁厂厂长科尔在高易事务所的会议室里坐下。科尔差不多有6英尺高，体格壮如牛，脸像一幅绘制粗糙的画：大大的褐色眼睛，狮子鼻，弓形的上下嘴唇，厚敦敦的，配上往上翘的胡子和浓密的黑色卷发，样子有点邪气。高易猜他是意大利血统的第二代美国人。

“科尔先生，鄙事务所遇到一件意外的急事需要处理，所以和您的会见延误了两天，请原谅。”

“我的天哪，怎么大律师您也遇到意外？我还以为只有我们铁厂遇到了意外，”科尔夸张地展开双臂，然后合拢双臂抱在胸前，眼睛却盯着桌上的雪茄烟盒。

“请，”高易打开烟盒，递雪茄给科尔。

科尔陶醉地闻了闻雪茄，含在嘴里，并不忙于点燃雪茄。

"科尔先生，首先能不能告诉我贵厂是做什么的？"

"造轮船。上海3家最大的西人造船厂，耶松，祥生，和旗记。耶松排名第一，祥生第二，旗记第三。"

"贵厂要出卖给谁？"

"江南制造局。"

"为什么要卖厂？"

"南北战争结束了，东家亨特大班要回家乡肯塔基开炼钢厂，需要资金，所以要卖厂。现在上海工厂的市面这么好，人人都说不要错过机会，想不到碰上了意外。"

"您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科尔点燃雪茄，缓缓吸烟，吐烟，仿佛对于高易"说得详细一点"的最好回应，便是不要说得那么快。

"我们开始谈判价钱。江南制造局出价4万两银子，我们还价10万两银子。"

"怎么两个价钱相差那么多？"

"有人告诉亨特大班，李鸿章命令道台大人应宝时，必须买下旗记铁厂，所以我们大胆抬价。"

"后来呢？"

"江南制造局不肯出10万两银子，谈判拖延下来。这是第一个意外。我们这边，亨特大班已经签了肯塔基钢铁厂的合同，资金迟到是要罚款的，所以亨特大班决定接受4万两银子出售铁厂，就在这个时候，工部局突然下令禁止旗记铁厂卖给江南制造局，这是又一个意外。"

"工部局以什么理由禁止旗记出售给江南制造局？"

"‘租界里不得收藏危险物品，不得制造炸弹’！" 科尔从口里呼出一口烟，仿佛嘴

里含着炸弹的导火线。

"旗记铁厂除了轮船，还制造炸弹？“

"绝对没有！“

"奇怪，工部局怎么会提出这样离谱的禁售理由，“高易停顿了一下，”那么，在谈判过程里，江南制造局那一边，有没有提到收购以后，他们的什么运行计划？“

"他们提到，收购完成后，还有两个厂子，一个在苏州，叫做苏州制造局，一个在松江，叫做松江制造局，统统搬来，和旗记铁厂一起生产。“

”这就有头绪了。苏州制造局，以前叫金陵制造局；松江制造局，全名叫松江西洋制炮局。这两个厂子都是李鸿章的官办工厂，专造炮弹。江南制造局计划把它们和旗记铁厂合并，难怪工部局要以‘在租界内不得制造炸弹’的理由，禁止旗记出售。“

"天哪，这么说起来，禁止出售是不可逆转了，”科尔又一次夸张地举起双臂，这个动作使雪茄烟的烟灰掉在他的乌黑头发上，很显眼。

"我倒不觉得事情不可逆转。”高易带着预言者的口气地说。

"大律师，您有办法了？“科尔惊喜地问。

"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但是我保证尽力而为。现在，让我们签署委托鄙事务所办理解禁出售贵厂的委托书。”

"大律师，您估计需要多久才能办妥这件事情？请原谅我这么催促，亨特大班那头天天在等消息。“

"13天以内告知结果。“

"为什么是13天？”艾玛在高易回到家里，听完后者一天的故事后问。

"亲爱的，我能不能在您的重大宣布后，在家宴上告诉您？”高易一边换晚餐的礼服，一边回答。

家宴在凯塞克大班府上的大餐厅里举行。本来，按照高易的最初计划，他和艾玛完婚

后，是要搬离大班府的。但是，大班夫妇的强烈抗议使高易夫妇决定在宽敞的大班府里长住下去。当高易夫妇盛装下楼，来到大餐厅时，大餐厅里已灯火通明，将华丽展现无遗。

大理石的壁炉框架足有一人高。框架上，水晶的底座，托着景泰蓝或七宝烧的高颈花瓶

大餐厅的墙上挂满近现代名家的画作：明朗天空下吃草的奶牛，背景是高大的树木，云丝拉长的天空；身披洁白长袍的阿拉伯武士，挂着金光闪闪的腰带，骑着黑色的壮马，长长的马尾在风里吹起来，显示马奔驰的快速；巍峨的雪山下，野花盛开，比真实的花更加鲜艳；坚实的古堡，老成的风车，弯曲的旧路，孤独的行人。。。画家们对天地人之间几秒钟的神韵捕捉，被夺目地勾描在画布上。

尽管大班府上已经接通煤气，餐桌上依然点燃许多蜡烛。每一个烛台都是包金的，深红色的玫瑰花丛拥在烛台四边。镶金线的瓷器餐具，和镀金的刀叉匙上都刻着主人姓名的缩写。威尼斯定制的各种颜色的水晶玻璃杯，边缘镀上金边，刻着字母。钩蕾丝花边的巴格达亚麻桌布，浆烫笔挺。对称，间隔等距地摆好的水晶缸里，堆着水果，腌食。

两个带领结穿白制服的马来亚茶房，一人一边，站在餐桌两旁。嬷嬷拉妮站在餐厅门口，监督厨房上菜的进程。

家宴的客人是买办林泰勒夫妇和托马斯牧师。他们和作为主人的大班夫妇以及高易夫妇都一样，男的穿黑色礼服，女的穿各色长裙。大班夫人特雷莎，一个五十多岁的高瘦苏格兰妇人，身上穿蓝色天鹅绒长裙，配上锡兰珍珠项链；林泰勒夫人西蒙娜，一个三十来岁的葡萄牙女人，娇小玲珑，一副乖顺的模样，手腕套着玛瑙手镯，粉红缎裙紧紧裹在身上；艾玛把红褐色的浓密卷发往上向后梳起，身着镶网眼花边的绿缎裙，搭配脖上的翡翠项链和耳根的翡翠耳环。

主客们是这样坐的：大班夫妇分坐在餐桌两端，高易夫妇和牧师坐在同一边，林泰勒夫妇坐在另一边。

牧师带领祈祷完后，大家的目光转向艾玛。餐厅里安静得能听到凯塞克大班挂表的滴答声。

"我怀孕了，"艾玛宣布。

"我的天哪！"嬷嬷拉妮的喊声盖过了主人们和客人们的惊叹和赞美。

接下来的15分钟里，餐桌上的人们，加上嬷嬷拉妮，轮流站起或过来，和艾玛握手，亲吻，拥抱，流泪，直到凯塞克大班终于用大家听得见的声音说："我饿了。"

大班夫人向大家挥挥手，主客们笑咪咪地回座。

嬷嬷拉妮指挥上菜。首先上桌的是开胃菜羊肝哈吉斯和烟熏鳕鱼汤。马来亚茶房根据各人要求，斟上朗姆，苏格兰威士忌，黑麦威士忌，或放在冰桶里的香槟酒。接着上桌的是兔肉灌肠和通心粉。这时，艾玛突然用叉子敲了敲玻璃杯。

"对不起，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主客们中止进餐，把已经送入嘴里的食物快速咽下。

"我被选为跑马总会秘书了。"

大家鼓掌，心里都松了一口气：艾玛差点忘了宣布的第二个消息，总算没有第一个宣布那么重要。

"艾玛，你能告诉我马场对面那块不愿出租的土地，最后是怎么搞定的吗？"凯塞克大班问。

"舅舅，跑马总会对那块土地单独加价百分之三十，外加赔偿青苗每亩20两银子，业主就同意出租了。顺便说一下，跑马总会的收入，从今年起，百分之十捐给教会，由托马斯牧师管理。"

牧师微笑，表示感恩。

"我真希望我今天也有跑马总会那么好的运气，"林泰勒停止进餐，叹了一口气。接着，他把今天去麦根路向老农打探出租土地，碰了一鼻子灰的经过，告诉大家。

"泰勒，跑马总会要租地的事情是长毛打仗的时候提出来的，那时候大清政府很牵就西人，所以答应帮助西人求租华人的土地。现在，仗打完了，我们不能指望大清政府会继续那么牵就，"高易解释。

"乔治，我指望你能帮助我们扭转这种局面，"大班边说，边用叉子挑通心粉。

"照理说，在租界之外，大清政府对我们租地，是同意还是吊难，在条约上是灰色地带。除非我们手里有大清政府需要的东西，作为交换，不然不太好办。"

"看来，我们买麦根路这块地皮买错了，"大班的口气和霭，但掩不住脸露失望。

"我需要一点时间，好好替您想想。"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答应13天之内给旗记铁厂结果吗？"艾玛突然想起高易在换衣服的时候对自己的承诺。

这时，刚好下一道菜蒜烤松鸡上桌。高易趁大家低头用刀叉肢解野禽，无人提问的时候，把帮助唐果华安置在巡捕房的经过讲了一边，又把工部局禁止旗记铁厂出售的来龙去脉，娓娓道出。

"乔治，你一天里要办这么多事情，怪不得平时晚餐都不回家吃，"大班夫人第一个对律师的整天业绩做出评论。

"是的，我有一身是铁也打不了那么多钉子的感觉。"

"亲爱的，听完你的这两件案子，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你选择13天之内给旗记铁厂结果。"艾玛用亚麻布餐巾轻拭嘴角后问。

"因为，唐果华先生最多只可以在巡捕房呆13天。"

"乔治，唐果华先生和旗记铁厂相干吗？"牧师疑问。

"大清要抓唐先生，大清要买旗记铁厂，而工部局不让买。这三者的关联，大家都清楚吧？"

"更糊涂了。"林泰勒说。

"这样伤脑筋的事，倒是挺帮助消化的。"大班停止就餐，决心听个明白。

"让我这样来讲好了，唐果华的自由需要大清放手，出售旗记铁厂需要工部局放手。如果能让两方面，接受某种安排，各自都放手的话，两件案子不就都了结了吗？"

"怎样的某种安排？"林泰勒问。

"第一步，让唐果华买下旗记铁厂，这样的交易并不触犯工部局的禁令，因为旗记铁厂在新老板唐果华手里，没有和另外两家大清官办厂合并，不会制造炸弹；第二步，唐果华将旗记铁厂卖给江南制造局，以江南制造局保证旗记铁厂一年内迁出虹口，搬到租界边缘的高倉庙，然后合并三厂，制造炸弹，换取工部局有条件地撤销禁售令；第三步，请大清以唐果华为江南制造局收购旗记铁厂有功，将功折罪，撤销对唐的通缉。"

"如果，江南制造局肯保证旗记铁厂搬往高倉庙后才造炸弹，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允许亨特大班现在把厂子卖给江南制造局，交换条件是给唐果华自由呢？"艾玛听懂高易的安排，但是觉得这样的安排太复杂。

"亲爱的，这里有一个面子问题，"高易耐心地解释，"如果我们把出售铁厂和给唐自由直接挂钩的话，大清就会觉得这是一笔平起平坐的交易；如果我们绕个弯，让唐为收购铁厂立功，然后根据将功赎罪的原则，求取免罪，大清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体面恩赐。和大清打交道，面子就像润滑剂，有了面子，再大的亏大清都会高高兴兴地咽下去。何况，这笔交易，大清并不吃亏。"

"那么，这个唐先生现在有没有钱买下旗记铁厂呢？"林泰勒问。

"问得好，我打算明天就去丽如银行询问以旗记铁厂作抵押，贷款40000两银子。如果丽如不行，我会去找汇丰银行。听说，汇丰银行最近对工厂贷款很感兴趣。"

"你不用去银行，40000两银子我愿意贷给他，"凯塞克大班出人意外地表示。

"太好了，这样可以省去我很多事情。您的贷款，有什么条件吗？"高易很有礼貌地问。

"有。工部局解禁出售旗记铁厂的附加条件里再添一条，道台衙门不要阻扰麦根路的华

人业主出租土地给仪和洋行。”

高易沉思了一下，“我觉得您的条件是可行的，因为通过贷款，您也为收购旗记铁厂出了力。主持收购的上海道台应宝时可以向他的上司李鸿章，官冕堂皇地把允许永租麦根路的土地，说成是对仪和洋行的论功行赏。”

“这样的安排简直是奇迹，”牧师虔诚地说，“人人都是赢家。亨特大班卖掉了铁厂，江南制造局得到了铁厂，唐果华获得自由，仪和洋行租到土地。”

这时，嬷嬷拉妮端来甜品橘子雪糕。艾玛尝了一口，放下细巧的银匙，提出一个问题：“乔治，事后亨特大班会不会觉得，你没有争取江南制造局多付点银子？”

“亲爱的，我们不会阻扰美国兄弟兴旺发达，但是如果他们跑得太快，跌个眼青鼻肿的话，能怪我们吗？”